

碑誌類下編八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

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

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恠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

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祲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夸不改其輶權彊所忌讒諂所讐攷終厥位寵綠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茅順甫
云荆公

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序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又云於序事中一點綴而風韻煥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

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畧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眞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

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
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
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勅起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
起旣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
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泣然
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
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
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
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夸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
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

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抑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人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歛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

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欸欸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

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勅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

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
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
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
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
其華黹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與佐時宰飪調膈文馴
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
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
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海峯先生云直序作一氣奔瀉之勢而中有提掇起伏故情事屈曲而氣勢直達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眞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尙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

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

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
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
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
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
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
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
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
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
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
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

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尙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材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遽遭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

其有命故止於斯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